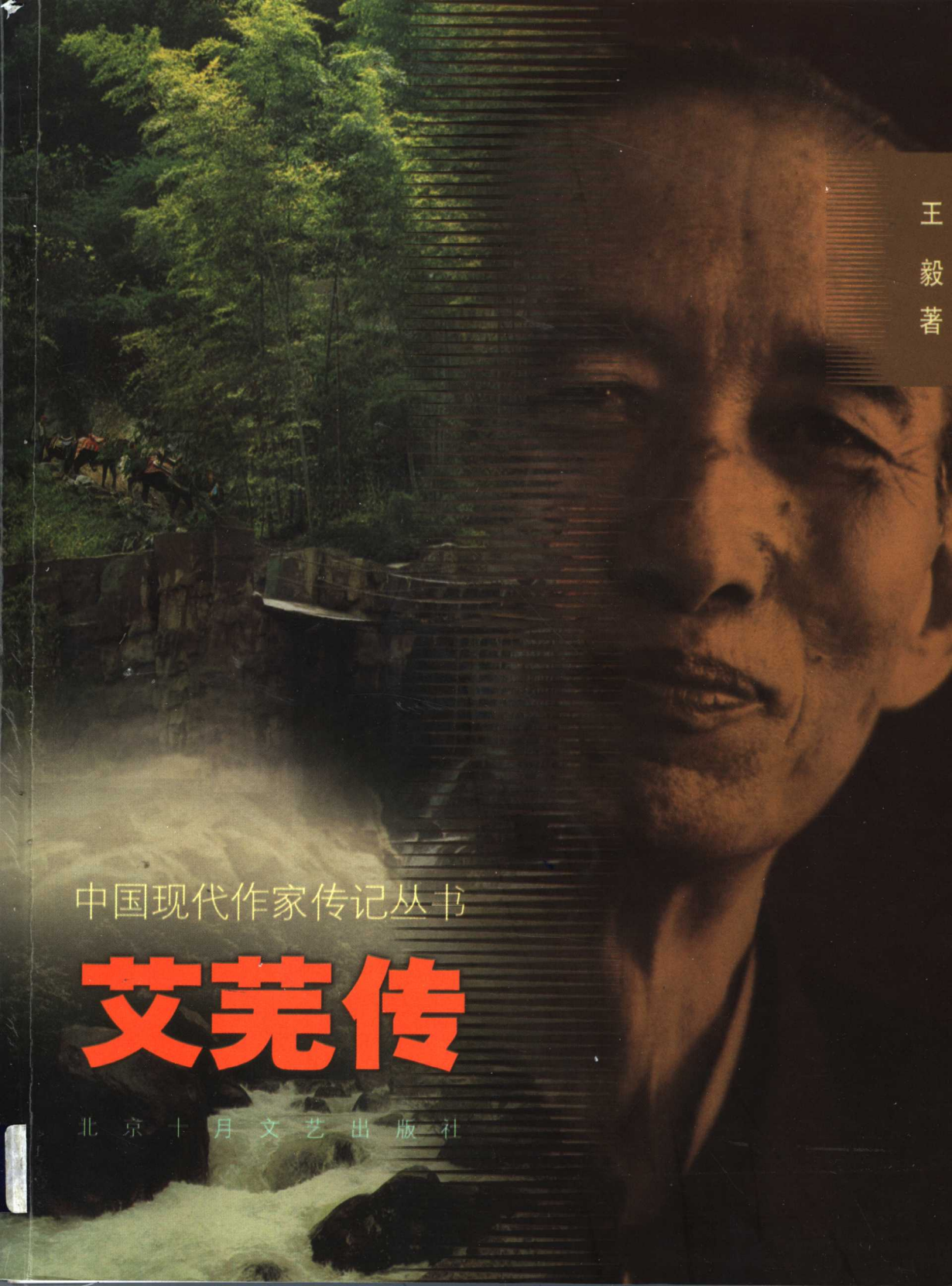




王
毅
著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艾芜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芜传 / 王毅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2-0788-1

I. 艾… II. 王… III. 艾芜(1904~1992)—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2936 号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艾 芜 传

AIWU ZHUAI

王 毅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16 开本 24.5 印张 347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02-0788-1

I·766 定价: 29.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目 录

第一章 移民后代	1
一、咸蛋的传说	1
二、新学和旧学之间：反反复复的三年级	17
三、县城的高小与省城的一师	35
第二章 在路上（上）：从川西到滇东	53
一、川西到滇东	53
二、昆明：春城里的秋天	62
三、红十字会：短衣杂役	68
四、易门任教	82
第三章 在路上（下）：滇缅群山中	91
一、滇西	91
二、走出野人山	101
三、重返茅草地	111
第四章 缅京岁月：异乡的革命	121
一、万慧法师	121
二、浪迹仰光：异乡的革命	128
三、告别仰光：被驱逐的流浪者	143

第五章 大上海：穷人、文人与囚人	147
一、从海上到上海	147
二、左联生涯	157
三、在狱中	176
四、左与右	182
第六章 历史：脚的书写与手的书写	188
一、亭子间里的流浪	188
二、逃亡山东	203
三、惹大祸的小文章	207
第七章 流亡路上（上）：上海到桂林	218
一、回家	218
二、在桂林	227
第八章 流亡路上（下）：桂林到重庆	240
一、逃离桂林	240
二、陪都岁月	251
三、风雨飘摇的日子	257
第九章 百炼成钢	269
一、“钹头”与“再生”	269
二、友好使者与人民代表	288
三、《百炼成钢》	304
四、第二次南行：运动与写作	315
第十章 命运的轮回：在“文革”中	325

一、在家乡的流浪	325
二、昭觉寺：在狱中	334
三、孤独凉山行	348
 第十一章 最后的错位	355
一、归来与出访	355
二、最后的南行	361
三、时空的倒错	369
四、在医院中	376
 后记	385

第一章 移民后代

一、咸蛋的传说

这花园其实是一座回字形的、连着横堂屋的大房子，回字形中间那个小口，开着天井。天井里面放着一个方形的大石缸，贮满清水，水中有座假山，山上点缀着树木和凉亭，还有浅草般的青苔。石缸外面有一大盆牡丹，一瓦缸海棠和许多小盆的兰草。天井上头的天，可以看见摇曳在房顶上青枝绿叶的竹子。

在川西成都平原的乡下农家，这个天井算得上清幽雅致。家里请客在这里，祖父看书在这里，祖母做针线活在这里，如果祖父外出赶场，小孩子们绕柱跑着做游戏，也在这里。

民国初年的某个冬天，八九岁的道耕闯进花园，看见四叔父正坐在矮凳上，编织用来暖手的烘笼，细竹篾丝绕在小瓦钵子周围，长长的篾丝在他手里神出鬼没，不停地在地上发出小小的响声。

小学教书的父亲，这时已经放了寒假，也少有机会坐在花园中，膝上摊开一本非常庞大的书，看样子比祖父平日里看的《资治通鉴》还大些，那是汤氏族谱。1943年，已经以笔名艾芜行世的作家汤道耕，以自传体小说的方式回忆这个场景：

父亲看了一会，笑着说：

“当真有这样的事情，他们总磨叨是讲来好听的。”

“啥子事情？”

四叔父一面编烘笼，一面好奇地看着父亲，又望望父亲手上那本大书。他是编烘笼的能手，正如家里人的称赞，闭着眼睛都不会编错的，时常有着想找人讲趣话的神情。

父亲眼睛离开书，现出报告一件趣事的脸色，高兴地说：

“谱上明明白白写着的，讲我们上川来的祖人，从湖北来的时候，路上带个咸蛋，就吃了一个多月才吃完。”

四叔父皱一下眉头说：

“这样看来，当真穷喃，我还以为是人家说来挖苦我们祖先的哩！”

祖母停下做针线的手，微笑地向四叔父说：

“哪里算是穷！这是你祖先人俭省！”

父亲指点着书，思索地说：

“我看，穷怕也有点穷吧？别人也会要说，要是不穷，就不会离开湖北那个老家了。我在地图上看来，麻城县就挨近河南、安徽那些地方，一定是土地贫瘠，出产不好，再不然就是遭了水旱天灾。”

四叔父看了祖父一眼有些怕说却又忍不住似的说道：

“我看，怕还有另外的原因！他们不是说湖广填四川，都是捆着手来的么？只是大小便的时候，才准许改开，如今大小便不还叫解手吗？”

父亲也看祖父一眼，现出很不以为然的神情，责备地反问道：

“那样讲来，我们的祖先还是犯法的么？这不对的！”

祖父咳嗽了一声，祖母父亲四叔父都禁不住望他一下。祖父在书上做一个记号合了拢来，然后抬起头教训地说：

“犯法这些事情，断断不会有的！我们的祖先，个个都是老实的庄稼人，哪会犯法？穷倒是免不倒的，只是他们那种俭省，我们后代子孙，的确一丝一毫也赶不到。如今的穷人，不说一个蛋，吃

不了三两天，就怕一顿也不够。我们上川来的祖先人，若不是口罗肚攒地俭省，哪会发展到今天这么多的人？总之其成家立业的大本，就是要靠勤俭两个字上用功夫。”于是又单独望着四叔父说：“一个人不足踏实地，勤俭做人，一天到晚只起些空想头，这是做不成啥子事的。”接着祖父自言自语地说，“我看看鸡喃，该没跑出去吃菜嘛！”祖父在家除了管理长年月伙种田而外，还常常注意菜园里的菜或者撒些谷头子来喂鸡鸭。

.....

四叔父敛着笑容，摇头地说：

“咳，再你咋个说，蛋只有那么大，称起来也没有四两，哪会吃到一个月？你说吃两三天，我还信得！”

祖母停下针线，现出很认真的样子，开导地说：

“别的真不真，我没读过书，我不晓得。咸蛋我是泡过顶多的，从娘家做女的时候起，到今五六十岁，少说点，千把个总有了嘛！你泡它一两个月就吃，那是不经事的。你泡它年把两年，你去看看，简直跟酱一样，再也分不出哪是黄哪是白了，只是一味的咸，闻起来很腥，吃起来很爽口。谁也不能多吃的，每顿只能尖起筷子蘸一点搭个口味。这样的咸蛋，的确可以吃个把月！”

四叔父张开嘴巴，惊异地说：

“呵，还有这样的蛋么？”

随又笑着骂道：

“那简直是个混蛋！”

冷不防祖父走进花园来了，一踏进门就瞅着四叔父，脸色严厉地问：

“你在骂哪一个？……凭白无故的！”

四叔父低着头，只顾迅速地编他的烘笼。

祖母就笑着说道：

“他是骂张献忠那个坏蛋！”

祖父没有再问下去了，只走到桌子边坐下，翻开《资治通鉴》

来看。^①

关于自己祖上的来处，稍微上点年纪的四川人，都能讲述一个似是而非的、明末清初战乱后“湖广填四川”的故事，虽然不一定这样绘声绘色。

当有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或剧烈的社会动荡，产生数量过大的流民之时，如果中央政权还有行政能力，它往往会对尚未完全失控的流民采取迁徙政策，或徙之于地广人稀的地区，或用其充实于边疆。这样做往往一举数得，既安定了流民，又开垦了荒地，使得人口分布日趋合理，安置在边疆的流民还担负了保卫国家边境的任务。……经过比较明智的政府的安排，大多数流民又变成了自耕农，社会也渐渐趋向稳定，这往往是一个新王朝的开端。^②

这差不多就是道耕祖上由移民、流民而成为自耕农的情形，不过，年代久远，生活贫穷而又动荡，许多人已无法准确回溯家族的历史。当年的汤道耕，因为早年离家，以后又常年漂泊在外，他关于自己祖上的那段书写，正像他的许多创作一样：传闻加上想像。

道耕可能根本就没有读过自己的族谱，但这本族谱确实存在，里面没有咸蛋传说的明确记载。

今天的四川省新都县档案馆，保存着道耕族人后来捐献出来的“著名作家艾芜同志家谱”。^③这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木刻本，共266页，素褐色木板护封，封面正中竖书四个篆体字“汤氏家谱”，谱内首页有竖排篆字“汤氏家乘”，卷首内有“光绪二十年岁在闰逢敦牂秋九月新镌汤氏来川族谱望孙系保用”字样。

据现存家谱记载，道耕远祖汤万景世居湖广宝庆府武冈州（今湖南邵阳西南部），直至第八代的汤承烈。汤承烈，字武扬，生于康熙六年（1667年）。其人强干精明，“素有四方之志”，康熙三十七年

① 《花园中》，《童年的故事》，建国书店，1945年11月上海第1版，第91~93、112~113页。

②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

③ 这本家谱的来源，据孙晓芬《艾芜·老成都·故里人》（《新都文史》第十四辑，四川省新都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1998年12月）一文介绍，系1987年新都县政府征集地方文献资料时，从汤道耕远房弟媳、时年七十八岁的刘兴君手中征得。

(1698年)三十二岁时，正值清朝战乱之后川省荒芜而颁布移民法规，于是汤承烈偕妻负子，加入移民的行列，踏上漫漫迁徙长途，一路贸易入川，最后到达川西，再转徙彭县改业归农。“始居县东善人桥，迁桐麻林，继迁三星寺附近，均为农是务。”汤承烈入川后白手起家，“常曰：‘人生贵自强，自强则白手可成家，他乡可发迹。勿畏难勿诿命，何患事不成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顽强劲头，不怕艰难，也不推诿命运，一股自己拯救自己的豪气，汤承烈终于逐渐“积蓄裕饶”，为后人打下了不错的家业根基。这就是汤氏移民的那个不安分的入川始祖汤承烈。

生命的前身后世。祖上的家业田产没能传递下去，但人生贵自强，白手可成家的那股豪气则在后辈的血液中暗暗承传。两个多世纪以后，汤承烈的第九代裔孙汤道耕，光着脚，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再次印证了祖先独自闯荡天下的勇气和韧劲。

族谱详细记载了由楚南入川的汤氏家族各世系，其中有“汤氏由楚历川命名排行二十字”：“科士克崇英，万希祥泰民。世祚承宗祖，美德正乾坤。”光绪二十年修谱时，又新续命名排行四十字，为“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日新延福泽，天锡尚忠贞。丕显衷思降，绥猷性有恒。裕怀隆佑辅，永远嗣先型。”其中汤氏入川始祖“承”字辈的汤承烈，正是湖广武冈州远祖汤万景的第八代嫡孙。

到了汤氏入川的二世祖汤宗圣——他被父亲背在背上入川时才仅仅五岁——家业愈见发达。他前后两次购置田产，“雍正八年庚戌买萧姓弟兄田一百余亩在三星寺后即今老宅”；仅仅四年之后，“雍正十二年甲寅……又买田二百余亩。”

三世祖汤祖德不但精明能干，勤俭持家，广置家产，而且教子有方，其长子汤美文得入国子监。

二三世祖在三星寺后的老宅创业，到了清朝末年，族人在此修建祖祠，这一带汤姓众多，有“汤家埂子”之名。现今竹瓦乡天星村还有汤姓百房以上，当年汤氏家族基业之宏大可见一斑。

到了入川五世祖德润、德香，即汤道耕的高祖父辈时，汤氏家族

人口众多，弟兄七人。清道光年间，汤氏从彭邑东分一支，从三星寺老宅又迁移到紧邻的新繁县水村三甲（后更名为新繁县翠云村，今新都县清流乡连丰村）曹家碾。

《汤氏家谱》还详细记述了汤道耕的曾祖父汤正朝，及其五子、孙辈的世系关系（引者标点）：

六世正朝公，字聘侯。妣廖，继室氏曹。子五：乾围（廖出）、乾国、乾仪、乾暄、乾煦（曹出）；女五：长适周先孚、次适何庆濂、三适高濂（廖出）、四适王积猷、五待字（曹出）。

公生道光二十年庚子十月初七日戌时，卒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二月十九日子时。妣繁邑鸭子塘世传公女，监生代光公胞姊也。性贤淑，善承姑志，井臼致精洁。为女儿缝纫，刀尺常夜深弗辍。卒后，陈妣道及，每恻惜其不永年也。生道光十八年戊戌九月初七日未时，卒同治八年己巳四月初六巳时。年三十二。墓近陈妣墓。

氏曹，繁邑昌德公女，生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初十日寅时。

乾围，字式九，生咸丰八年戊午九月十六日申时。

梁氏，繁邑宿儒经世公长女，增生茂松胞妹，举人茂先胞姊。生咸丰九年己未八月二十日午时。

坤庸，字伯平。生光绪八年壬午九月二十三日寅时。

坤谦，字子亨。生光绪十四年戊子十一月初九日戌。

坤柱，生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初十日亥时。

乾国，字用宾。生同治十二年癸酉六月十二日辰时。

刘氏，繁邑来熏桥人，享仪公女，岁贡生纬公、庠生靖基公胞侄女。生同治十二年癸酉十一月初二日申时。

坤和，生光绪十八年壬辰十二月初五日未时。

乾仪，字象三。生光绪元年乙亥十一月二十八日巳时。

陈氏，蒙阳里长和公女。生光绪元年乙亥六月十四日未时。

乾暄，字旭东，生光绪六年庚辰七月二十六日未时。

乾煦，字体仁，生光绪七年辛巳九月初十日亥时。

聘陈氏，九尺铺附近人。生光绪十年甲申八月二十八日未时。

以上族谱可以看出，入川六世祖汤正朝，生于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卒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共有五子五女。长子乾围、长孙坤庸即是汤道耕的祖父和父亲。

新繁在成都市北，处于四川成都平原中部，远在秦代就已经置县，名为繁县，县城在今彭州天彭镇西古城。公元6世纪北周时，迁至今新繁镇址，改名为新繁县。1965年撤县并入新都县。原新繁县治所成了新都县的一个镇，仍名新繁镇。新都明代有文学家杨慎（升庵），近现代有在五四前后的风云人物吴虞。

1904年6月20日，汤道耕即出生于新繁县水村（今新都县清流乡连丰村）曹家碾的张家院子。

汤氏家族的鼎盛时期在汤道耕的高祖父汤德润时代，其时有成都平原中部的沃土田三百亩。家产分给两个儿子（道耕曾祖父），于是各人得一百五十亩田。后来（1913年）祖父五兄弟分家，祖父的手上也就只有三十亩田了——从道耕高祖父的顶峰时期以后，经过曾祖父和祖父，几十年的生活岁月中，汤家的田产没有增加，而是一代一代递减。

汤乾国，汤道耕祖父的二兄弟，勉强能守住分得的田产，但也背负了一身债务。县城里开当铺放高利贷的人，成了他家里的常客；汤乾仪，祖父的三兄弟，刚分到手的田产就被全部变卖，自己只好做个佃户，以租种别人的田地为生；汤乾暄，祖父的四兄弟，把分到的田产变卖了一半，脸上始终没有好脸色；只有以勤俭闻名乡里的祖父和汤乾煦——祖父的五兄弟还算过得去，没有欠债，也没有变卖田产。

祖父这一家，人口渐渐多起来，四个儿子（其中一个早夭），还有儿媳、孙子，大家商议的结果是：祖父一家人跟他的继母暂时分居，另住一个院子，离那个花园老院子一里半路左右。祖父一家人单独居处的院子，比老院子简陋得多，房子全是麦草盖的，又少了一列，只成为三合头的院子，即是东、西、北三排合成门的样式。根据道耕后

来的回忆,^①客堂很小,墙壁没有糊石灰,更没有挂起老院子中的那种画幅。倒是常常放着几个装米的竹箴囤子,表现出道地的农家风味。因为没有老院子的房屋多,三排房子中间的空地,格外显得宽大,简直可以作两个网球场而有余。平常用来晾晒衣物,挨房檐边还种起柑子树和橘子树。另外在大门外和靠近围墙的地方,辟一个菜园,种上茄子和辣椒。屋后屋侧,又用土墙围出空地,长着常年茂盛青绿的竹林和一些巨大的柏树、青冈树、菩提树。土墙的顶上,也没有盖瓦,只是放着一层一层的芭茅秆子,然后再加上细碎的泥土。大门也很粗糙,没有三合土的台阶,也没有粉刷的八字墙,且整天把门关起,全由侧边的小门出入。这种院子原是适于一般佃农住的,只取其可以住人,可以收藏衣物就算了,算不上美观。这就是道耕度过十岁以前童年的地方。

祖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家产的分割继承,眼看被除数越来越小,而除数还在继续增大,他不得不尽可能紧地捂住自己的口袋,靠节俭来维持这个庞大的家庭。长大以后的道耕,还记得清朝末年的一个家庭生活场景:

祖父的咒骂声,混合着祖母的劝解。一串通洞钱稀里哗啦跌出窗口,沉重地摔落在堂屋前宽大的空地上。

父亲终于哭了,不愿意弯腰去拿。祖母看见这种给钱的方式,很生气,一言不发,嘟起嘴坐着。

母亲胆怯地望望,也不敢去捡。她怕祖父还要骂人。在祖父盛怒的情形下,保持沉默是明智的。

像每个靠节俭硬撑着家庭的中国农民一样,通洞钱一旦被祖父穿上绳子,便再也不肯轻易解下来。但现在,祖父不得不经常痛心解开穿钱的绳子。变法维新以后,科举废除,到处设立讲究声光化电的新学校。虽然远在蜀地,从前用功于八股文的读书人,要想在新学校里获得教员的一席之地,也势必要到速成师范一类学校去重新攻读一

^① 《我的幼年时代》,《艾芜文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11页。

番。父亲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自然容易接受新东西，对科学也极感兴趣，不惜再做学生；祖父则以为耕种已经足够维持一家生计，能不能在新学校教书，都已经无所谓；况且，旧学私塾也并没有完全废弃。于是祖父对父亲读书方面的费用，自然不大出得爽快，以至于发脾气，骂骂咧咧起来。

这是清朝末年光绪或者宣统年间的某个星期天。道耕四岁或者五岁。

通洞钱蜷缩在地上，像一条被抖松了骨节而瘫软在那里的小蛇，也像委屈而泣的父亲。

僵持中，天色向暮。父亲还要赶到二十里路以外的县城上学。母亲悄悄支使道耕，去把地上的一串钱捡起，这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总算化解了紧张的局面。

父亲却不肯接钱。他受不了这份气：被祖父骂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颜面扫地，赌气干脆辍学算了。母亲劝了好久，才把哭哭啼啼的父亲劝上了路。母亲牵着道耕，抱着还在吃奶的弟弟道安，在斜阳照着的川西平原田野上，过了田坎又过沟渠，送了父亲很远很远。父亲的身影，一直走到平原的天边，隐没了，母亲才带着两个儿子沉重忧郁地走回来。

也难怪祖父的脸像盆地阴郁的冬天，沉重而冷峻。他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让自己高兴。他也曾经跟天下的读书人一样，受过十年寒窗之苦，考场从青年时候就下起，一直到最后，连秀才都未能考上，对此祖父自己也感到糊涂，但不知道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总之最后不得已放弃自己的科举之路，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以知足不辱说服自己，不妄取，不妄求，一门心思放在田地家产上，而把科举的担子从自己肩上卸下，放在儿子的肩上。

家人围炉向火的冬夜，父亲年终放学回家，祖父就会把父亲的作文卷子，一一读过。祖父低吟着父亲一年来所做的八股文章，有一口无一口地喝着烧酒。如果文章后面有先生的好评，字句边上又有肥圈

胖点，祖父心里高兴，点头称是，欣然饮酒，赞赏之余，也不忘给坐在旁边伸手向火的儿子几粒下酒的花生米，或者一块豆腐干。父亲自然也是喜滋滋的。

如果文章字句被先生圈去的太多，末尾又有不好的评语，父亲接到的就不会是花生米和豆腐干，而是祖父劈头盖脸的责备。祖父越来越生气，先是对儿子在外私生活有了种种自以为是的猜想，虚拟的猜测又把他弄得更加生气，于是，责备也就混合着酒精升级为谩骂，涓涓细流似乎转眼之间汹涌成了狂澜。最后倒霉的，往往是父亲那些可怜的文章，缩成一团，被祖父用力扔进了火炉，一时间火星四溅。在炉火和祖父的怒火中，它们是如此软弱，还没有来得及努力挣扎，就化成了灰烬。父亲埋头暗自饮泣。

如此严格的管教，父亲跟祖父一样，仍然没有能够考取秀才。好在父亲并没有被折磨很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了科举制度。

祖父高声骂人的时候其实并不多。他有严厉的眼神，让家里人在他面前都低头不语。没有人听到过他爽朗的笑声，微笑也极少见。祖父的严厉是有效果的，至少小小的道耕，知道了什么是厉害：

我自己在祖父威严的眼光下面，不敢高声唱儿歌，不敢噓起嘴唇吹口哨，不敢嘻嘻哈哈地大笑，不敢蹦蹦跳跳乱跑。只常常在母亲的房里，堆粗糙的木块子玩，倒了又堆，堆了又放倒。或把父亲的一些有图画的书翻着看，不管有胡子没有胡子的，都喊成书上的娃娃儿。^①

儿孙后辈眼中，祖父有过分的严厉，但在祖父自己看来，这种严厉是公平的，因为它也同时朝向自己：祖父自己在十二岁时便失去了母亲，与继母以及其他异母弟妹生活的过程中，渐渐培养起了独立自主的雄心，身为长子也格外要为弟妹作出榜样。这种勤快节俭、端己正人、严肃生活的习惯从小就慢慢形成。自己没有考取秀才，读书自强的路途被堵死，祖父只能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另一方面，

^① 《我的幼年时代》，《艾芜文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18~19页。

自己也勤于劳作且厉行节约。农田上下工夫的同时，祖父还自己设馆教人读四书五经，就像他给自己的长孙汤道耕取的名字那样：耕读传家。

有趣的是，祖父并不教自己的孩子，他把儿子送到中过举人或者秀才的老师那里去受教——屡试不第的科考成绩弄得他对自己毫无信心，但为了补贴家用，他倒是很勇敢地教起了别人家的小孩。

其实，祖父既不是地道的农民也不是地道的读书人：他从来不摸锄头，从播种到收割的全过程，他只是穿鞋着袜，衣冠整齐地在自己的田地里巡视，监督长工月伙的劳动。顶多也不过是牵一下牲口，牛或者骡子，更多的时候是把自己的院落打扫得寸草不生。

他的享受也不是在地里，而是在堂屋前面的走廊上，放一个矮凳坐着，膝上摊开的不是田产或者谷物收支的账本，而是《资治通鉴》或者《随园诗话》一类的书。夏夜，常常坐在这个地方，手里拿着一把收放自如的黑纸扇，用蚊子似的声音，哼着那些他早已滚瓜烂熟的诗句。冬夜，被严寒逼到供奉家神的堂屋里面，怀里揣着竹篾编成的烘笼，在清油灯昏黄朦胧而摇曳的光影中，晃动着他那醉后微红而苍老的容颜，嘴里轻轻哼哼着的，仍然是诗。

祖父就在这种非农非士又既农且士的含混身份中，坚守着自己从祖上得到的那份产业，以勤俭闻名乡里，从不肯乱花一分钱。在祖父那里，这些都所有依据——他常常提起商初伊尹的话：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诸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以此作为自己生活的戒律，且又以之训示自己的子孙，作为大家做人的标准。祖父倒是首先以这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会把自己的东西守得很紧，但也并不因此就去占别人的便宜。就是一个月出去赶两次场，他也不会到离家较近的清流场去，而宁愿走到更远的九尺铺。他不愿意在清流场街上总是碰到熟人，熟人又总是要拖着他去进茶店酒馆。不去，觉得是不给人家面子，乡里乡亲，对不起人；去了又觉得说东扯西，兴味索然。他不愿意交往，不喜欢在茶店里高谈阔论，也害怕乡下人喜欢的、在酒馆里划拳行令。

不与诸人，也不取诸人，这样顶好。走在陌生的人群中，带着长孙汤道耕，自由自在选购几样农具或者生活用品。在九尺铺场上，到了中午，差不多散了场，找一个面摊，周围食客三五个、远处麻雀七八只，要一壶小酒，坐下，从容地剥着花生，下酒。一口酒下去，轻轻地皱眉，然后脸上展开的是十分舒坦的神气。之后，祖孙二人各一碗面条。

面是素的，撒着葱花和大头菜颗子，汤里浮着一层红油辣椒，吃了并不见得饱，但嘴唇皮却辣得翘了起来，直是呼呼地喝气。就这么各自吃了一碗面后，祖父便交给我一些小东西拿，就离开街市，走向回家的路了。无论去的还是回来的路上，祖父都是默默地不大讲话，也不大在路边么店里坐下息口气，总是缓缓地走着，如同在自己的院子边上散步一样。^①

祖父本身就好像是这样一碗红油素面，让小道耕又爱又怕。

以儿童好动的天性，道耕对祖父也许并无什么好印象，但正是在这里，生命显示了它的奇特：慢慢地，道耕以后的行为神情都酷似他的祖父：严肃、沉默、严格得近于苛刻的自律。几十年后，如果生活没有变化，道耕仍然是道耕而不是艾芜，人们也许会在新都乡下的小集市九尺铺场，碰见那个“默默地不大讲话，也不大在路边么店里坐下息口气，总是缓缓地走着”的人——自己也做了祖父的汤道耕。

道耕更愿意跟其他有趣的家人待在一块儿。童年总是快乐的，没有人能比儿童更容易寻找到他们自己的快乐。

外祖母的家在新繁县城的南门外，距离县城只有一里路，站在外祖母家的大门，就可以望见县城一长排灰黑色的城墙。外婆家并不好玩，那是失掉了土地而不能再在土地上生活的书香人家。寂寞而忧郁的气氛弥漫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也笼罩在道耕小小的心里。但每次母亲回娘家，道耕总是要跟着去：到外祖母家去的二十里路的行程，让年幼的道耕神往，那是坐在箩筐里的神奇旅行。

^① 《我的幼年时代》，《艾芜文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84页。